

寄小读者散文丛书

冰 心 主 编

ji xiaoduzhe sanwei

永葆青春

因为我幼稚无知，时常说些傻话，做些傻事，所以我丈夫为我刻了一块图章：永葆幼稚青春。我知道他在讽刺我，可是我很喜欢这块图章。这本书里讲述的都是我小时候演戏的事情。那时候，由于我年龄太小，在舞台上出了很多事故。演错了，只好挨打，这叫打戏。



新凤霞 著

儿童出版社

责任编辑 袁丽娟
装帧设计 周建中
内文题图 盛天晔

寄小读者散文丛书

永葆幼稚青春

新凤霞 著

★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5.25 插页 2

字数 90000 印数 1—6400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 7 - 5342 - 1796 - 2/I · 252

定价:6.80 元

五十年代在《凤还巢》
中饰程雪娥。

【作家留痕】

新凤霞：约生于1927年，原籍苏州，身世不明，生日不明，由老舍先生“设计”为农历腊月廿三出生，六岁学京戏，十三岁学评剧，十四岁任主演，二十岁后，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演唱风格，发展为五十年代至今的最大评剧流派——新派。代表剧目有：《花为媒》、《杨三姐告状》、《刘巧儿》、《三看御妹》等。著作有《新凤霞回忆录》、《以苦为乐》、《我与溥仪皇帝》、《新凤霞说戏》、《新凤霞评剧谱》等。曾任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评剧院艺术委员会主任，于1998年4月12日逝世。





六十年代在《花为媒》中饰张五可。



五十年代在《刘巧儿》中饰刘巧儿。



五十年代作者的便装照。

写在前面

因为我幼稚无知，时常说些傻话，作些傻事，所以祖光找人为我刻了一枚图章：“永葆幼稚青春。”他在讽刺我，可是我很喜欢这枚图章。

人从小到大，从幼稚到衰老，经历的事是不少的。如今七老八十了，把小时候的趣事写出来，请少年们了解是非常必要的事。

我和吴祖光是夫妻，祖光是书香门第出身的读书人，而我是城市贫民窟出身的戏曲演员，要不是老舍先生极力促成，我是不会和他相识的，我和他结婚时我还是个不识几个字的半文盲！

这本书里讲述的都是我小时候演戏的事情。那时候，由于我年岁太小，在舞台上出了很多事故。演错了，只好挨打，那叫“打戏”，不挨打学不会一句。有时不是自己的错，也要先认错、挨打，任劳任怨。那时真愚

蠢，还常常请祖师爷保佑我少挨打，学好戏，演好戏。

我从小知道生活不容易，知道待人要有礼貌，尊重长辈，帮助人，同情弱者，并且知道练功也是练意志。

我也很早就知道人要有向上的心，当好角，演主角，挣钱养家，孝敬父母，照顾好弟弟妹妹们……

那年月小孩在后台，真不容易，上下午都有演出。小孩睁开眼进了后台就是一整天，晚上要唱到夜里十二点多，哎呀，可困啦！站着都能睡着。但我知道这是在打基础，只有打好了基础，长大了才能经得风雨受得坎坷。人的一生，这第一步走正了是最重要的。

我从小就羡慕有文化的人，羡慕那些有钱人家的孩子上学认字、有知识，可我没有资格上学。只有挨打、受骂，被人家欺负的份儿。在逆境中，我只有咬牙长能耐，学好戏……

一九五一年我和吴祖光结了婚，就如进了一座学校，学文化、读书，改掉了旧戏班的习俗。我的老公公是故宫博物院的创始人，是书法家、画家……我除了天天学文化，还

学画画。齐白石先生是我公公的朋友。他看了我的戏，认我做他的干女儿，因此，他也常常教我画画。人哪，是学无止境的，可真学不完。我唱戏唱红了，可不能还是文盲啊！学文化，还要天天唱戏，那时累得我老生病，可我还是刻苦学文化。祖光二十岁就创作出抗日的话剧本《凤凰城》，演遍全国，演遍前线后方。五十年代初他还把家里祖传的二百四十多件无价宝无偿捐献给故宫博物院。丈夫的一片爱国心也深深感染着我，那时候，我把从小省吃俭用买下来的唱戏行头全部捐献给了国家。

我从记事起就懂得爱祖国、爱家、尊重老年人、关心弱者，还养成了勤劳刻苦的习惯。这本书虽然很幼稚，但心是向上的。

作者于 1998 年 4 月 3 日

目 录

写在前面·····	1
找“秦桧”·····	1
被卖·····	5
喊嗓子·····	22
二弟·····	31
砸死锅·····	39
大锅饭·····	42
弃儿·····	45
童工·····	56
艺童·····	62
多唱多学·····	77
学戏难,唱戏更难·····	82
找点活·····	89
拜三节·····	93
吃什么都是香的·····	97
挣钱·····	103

水灾·····	111
瞎大爷尿裤·····	127
帮猴子演场戏·····	132
学人·····	141
三笑点秋香——我演主角的开始·····	152
后记·····	160



找“秦桧”

好奇,是我从小养成的。为此,我受了不少气,挨了不少打。我小时候爱上火,烂嘴角儿,长口疮。穷人家的孩子没有人关心,看病吃药更没有人惦记着。若能讨个偏方治治,就知足满意了。记得有一次我的嘴角干,裂开的口子直流血。二伯母对我说:“小凤,你多吃菜帮,可得要生吃。”我不太相信能治好烂嘴,但由于好奇,还是想试试看。我掰了一块白菜帮子,用冷水冲冲,便大嚼起来,结果没有见效。二伯母又说:“用花椒加咸盐水漱口,也可以治好。”我试了几次,还真有效,口疮果然减轻了,没过多久,嘴角竟然全好了。

我还听大伯母说过：“端锅烫了手，摸摸耳朵边；针扎了手，就用嘴嘬血。酱油、碱面涂在烫手上，可以止痛。”这都是她治疗小病小痛的方法。我被好奇心驱使，总想试一试，盼着挨烫，可还老烫不着。有一次家里难得蒸馒头，白呼呼的热气直往蒸笼屉子外面蹿。这是挨烫的好机会。趁家里人不留意，我故意把手指头向冒热气的地方触摸，这一下可真烫着了，手指红肿起泡。我就用酱油和碱面涂在烫伤处，真灵验，果然不疼了，烫出的水疱也消了。这一试，长了见识，知道热蒸气能烫伤人，也知道了治烫伤的方法。

我还听二伯母说过：“鸡脑子里头有个小人儿，是奸臣秦桧！他最坏，人人痛骂他。他被人骂得无处躲，就钻到鸡脑子里去了。不信你打开鸡脑子看看，是个小人儿抱着头跪着。”这又引起我的好奇心，可我们家穷，是吃不起鸡的，哪里找个鸡头探个究竟呢？想呀，盼呀，总想找个鸡头。年关到了，杜奶奶家的张妈常常到门外的垃圾箱边倒鸡骨头。我瞅着，一天张妈端着一簸箕鸡骨头，倒进垃圾箱，返身走进红漆大门。我看看四下里没人，就揭开垃圾箱盖子将大半个身子探进箱里，正在找鸡头，突然感觉有人抓我的

脚脖子，我扭头一看，原来是二伯母。我被她拉出垃圾箱，吓得直哆嗦。只见我的用面袋子染红做的棉袄蹭脏了，两胳膊两手都是脏土。我张开两只泥手，低头站在二伯母面前。二伯母一把抓着我的小辫子，一顿臭打，嘴里还恶狠狠地骂着：“小凤啊，你怎么这样下贱呀？就欠大巴掌掴。你，要饭的货。我一看垃圾箱上趴个人，从这双鞋就认出是你，真可恨！不打你行吗？丢死人了。”她这么一喊叫，我二伯和大姐都出来了，看见我这个模样，都恨我。二伯父用脚踢我。大姐抓着我的衣服一推，说：“还站着，挨死打呀？还不回家去换换衣服？”我赶快回家脱下棉袄，自己用湿布擦泥巴。母亲怕我着凉，把二弟的小尿裤子给我披身上。还好，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追问。我把泥土擦净，湿乎乎的棉袄又穿在身上，没有灾也没有病。

挨了二伯母一顿打骂，我咬紧牙关不开口，谁也不知道我探身垃圾箱想干什么。事情过去了，谁也没有问我个究竟。可我的心里还是惦记着鸡头里的小人儿秦桧。有一天，我大着胆子跟大姐说：“大姐，你要是再吃鸡的时候，把鸡头给我好吗？我要找鸡头里的小人儿秦桧。”果然，大姐给我留了一个

鸡头。我砸开鸡脑壳，可小人儿怎样才能拿出来呢？我用砖再砸，一使劲，糟糕！把鸡头砸扁了，鸡脑子像豆腐似的，一点也看不出什么小人儿。我不死心，还想找个整鸡头，看看里面究竟是什么样的小人儿。无奈，我只好去求杜奶奶家的张妈。我说：“张妈，您再倒鸡骨头时，把鸡头给我留下，我要找鸡头里的小人儿秦桧。”张妈很痛快地答应了，可是总没有完整的鸡头给我。我心里那个失望劲呀，甭提多大了。盼哪，等啊……

好消息来了。门前有人吆喝着卖鸡头、鸡爪、鸡杂碎……这是罐头厂做罐头剩下的杂碎。穷人买来加盐、葱、姜，炒着吃。鸡杂碎很便宜，一个铜子儿能买一串。我看见整鸡头可高兴啦，让母亲买了一堆。母亲做熟了，全家吃鸡头、鸡杂碎，算是开了荤。我留了几个鸡头，小心地砸，细心地剥，费了很多心，终于看见鸡头里的“小人儿”了，抱头跪着的小人儿。他，就是千人骂万人恨的秦桧。他哪里知道，我为了找他这个“秦桧”还挨了一顿臭打呢！秦桧真可恨！





被 卖

我父亲比我母亲大十六岁，他们一共生下七个孩子。一家人就靠父亲卖糖葫芦生活。父亲劳累穷苦得了吐血病，家里生活实在困难，我是孩子当中最大的，母亲把生活希望寄托在我身上，这也是很自然的。但那年月，穷家女孩儿挣钱没有什么正经路。有人在我父亲病重时出个主意，要我去开粪厂的姚家当童养媳。当了他家童养媳妇，就可借点钱解决当时家里的困难，等孩子们都大了也就熬出来了。果然二伯母找了几个人，这些人我不认识，但我知道要让我去当童养

媳了，我就对他们说：“下地狱、上刀山我都去，可让我当童养媳，死也不去！”我是个“拧种”，二伯母常用这个词儿骂我。一天，我在二伯家院里烧柴锅，那时窗户都是纸糊的，隔着窗户听得见二伯母跟那几个男女说话：“这个死丫头可拧了，要叫她顺顺当当办不到，可是动硬的她也不怕，我可没少打她，可她大气不出。把她处治了是对的，这可是一堆钱哪！我做主了，钱过了手就照办了，病人要钱买药，一群张口要吃要喝的小子，这个事我做主就这么办了，她爹妈也得听我的。我们都一眼睁一眼闭，就说给拐小孩儿的给拐走了，这一群孩子少一个半个不算什么……”

我听了二伯母跟这几个不三不四的人说的话，心里直跳，手脚发冷，不知是要出什么事，看来是要落在我的身上的！这些人是常来二伯母家的，我知道他们是人贩子。二伯母一天三趟来跟母亲嘀咕，母亲总是为难地摇头唉声叹气，我吓得吃不下，睡觉连衣服也不敢脱。就在这样紧张的气氛中，叫我睡到二伯母家去了。这天深夜，一群人进了屋门，把我连被带人卷紧了，我喊叫，有人把我的嘴堵上了，我用脚蹬用手抓，半夜三更这是干什么呀？我感觉我被扔上了人力车。

走了一阵路，人力车跑起来，有人催：“快快……”我被包在被子里，就听他们中有人说：“别不知道好歹呀，孩子，让你到好地方去，吃饱了，穿得暖暖乎乎的……”可也有人狠劲用脚踢我：“他妈的！你闹什么？打你，别说你毛还没干的小丫头，就是块生铁也要把你砸弯了！”时间不是很长，他们把捆绳解开了，把我放出来，进了一个大门，又向里走过一个大门道。里面是个四合院，堆着很多干树枝。出来了一个妇女满脸怪粉，叼着烟袋，穿着一身闪亮的红绿裤袄，她笑嘻嘻地对他们说：“哟！来了。真算痛快呀！行了，人来了，钱就算到手了，先让她呆在下房。”她说着抓抓我的小辫，又摸摸我的脸，我光着脚，冻得直打牙。这时来了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腰扎着围裙，梳着大圆头，她抓过我的双手，亲切地说：“来吧，跟我到下房，走，别怕。”这妇人把我领到下房，她让我坐在地上一个小木凳上，对着煤球炉子烤火，啊……这时可舒服了，这妇女对我说：“我姓张，你就叫我张婶吧，我是这个姚家大院的老妈子。家里穷啊！跟你一样。为了家里一个孩子，一个病男人，我才出来当这老妈子，可也不好吃这碗低三下四的冷眼饭哪！”我听她说这些话，觉

着遇上亲人了，我双手搂住她的腿伤心地流了泪！一会听见有人叫：“张妈！张妈！你别觉着没事了。”张婶赶快边答应边出去了，没有多久她回来了，说：“东家奶奶有话，天还没亮，不让说话了，这是一双鞋，还有几件衣裳，是给你的。”她说着用手指着让我上炕，她把煤油灯拧灭了，我们两个好像是熟人了，我不觉生疏，张婶和我盖一床被子，她的热身子紧依着我，她小声地对着我的耳朵说：“这个院子呆不久，人都是来了又走了。我也是刚来了半个月，这位东家奶奶可不是吃正经饭的人哪。那些带枪的，嘴里不说人话的假日本人，挎着刀的日本宪兵，都和她熟。孩子，这地方呆不得！这是人贩子窝呀！”我问：“张婶，您说的人贩子窝是干什么的？”张婶搂着我小声说：“你不知道，我来了也是刚刚知道的，东家奶奶不用长年雇工，就是为了干这个买卖！”我问张婶：“您说的买卖是买什么又卖什么？”张婶更小声地对着我耳朵说：“是买你又卖你！”“啊！这怎么可能？我是活人，我才不让她买来卖去……”心里不知为什么有点自信，我才不呢！

天蒙蒙亮，张婶起床，我这一觉还睡得很香，起床后张婶把一双绣上花的破棉鞋扔